

《朱子語類》能性述補結構中的幾個 趨向補語——兼與閩南話相較

郭維茹*

(收稿日期: 99 年 12 月 31 日; 接受刊登日期: 100 年 4 月 13 日)

提 要

本文探討《朱子語類》能性述補結構中「過」、「起」、「去」、「來」四個趨向補語。依據表示趨向、結果、動相三種語義, 分析它們在能性式中的表現。若就虛化的進程來看, 「來」、「去」已臻至虛補語的階段, 而「起」、「過」的語義相對為實, 四者的虛化程度可排列為「起<過<來<去」。現代閩南語雖然已大致捨棄近代漢語「V 得/不 C」能性式的格局, 改採來自複句緊縮的「V 會/膾 C」結構, 但是上述四個趨向詞在其中作為能性補語, 可謂以近代的成果為基礎, 進而發展出更為豐富的表現。

關鍵詞: 朱子語類、述補結構、趨向補語、閩南語、動相補語

* 郭維茹, 現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學術專長包括漢語歷史語法、近代漢語, 及閩南語語法, 曾發表漢語趨向詞、被動式等相關研究文獻。

E-mail: weijukuo@ntnu.edu.tw。

** 本文初稿曾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舉辦的「漢語『趨向詞』之歷史與方言類型研討會」暨「第六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上宣讀, 承蒙與會學者惠賜許多寶貴意見。投稿後, 復蒙匿名審查人指出疏漏, 在此一併致上謝意。文中使用的語料係分別根據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語料庫及臺灣清華大學語言所閩南語語料庫檢索而得, 特此銘謝。

一、前言

「能性述補結構」，一般稱為「可能述補結構」，針對其中的補語，又或以「可能補語」稱之。但是，實際上這一類述補結構的語義並不包含「或然」、「必然」等可能性的推判，僅指「能不能夠」、「可不可以」，表示主觀能力或客觀條件能不能做到，或者情理上許不許可。因此，以「能性」稱之比較恰當，前人辨之已明。¹

述補結構從六朝一路發展，至宋代趨於成熟定型。南宋《朱子語類》記錄有多種述補結構的類型，其中能性述補結構（下文或簡稱為「能性式」）²包括兩種形式：一是「V 得／V 不得」；二是現代漢語常見的「V 得 C／V 不 C」（C=complements，代表結果、趨向或動相等不同類型的補語），分別舉例如下：

- (1) 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卷一二一〈朱子十八〉）
- (2) 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卷二七〈論語九〉）

本文論述的焦點在於趨向補語，自然以能夠帶上補語的「V 得 C／V 不 C」為討論對象。至於為何將趨向補語的議題鎖定在能性式的句法範疇？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動詞和趨向補語之間往往具有搭配限制，某些動詞和趨向補語一般是不能形成述補結構的，但在能性式中，這樣的限制有時卻被取消了，例如：

- (3) 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卷廿五〈論語七〉）

趨向詞「去」通常不作「容受」的補語，³這個例子顯示在表達主觀能力能否容受之義時，「去」卻是與「容受」結合為能性式的主要選項之一。第二個理由是，

¹ 參見李曉琪：〈關於能性補語式中的語素「得」〉，《語文研究》1985年第4期，頁11。

² 「能性式」的稱法依魏培泉：〈近代漢語能性動補結構中賓語的位置〉，《語言暨語言學》2004年第5卷第3期。

³ 如果「容受去」表達的是「去容受」的意思，則又另當別論。

趨向詞後置於動詞作為補語之用時，常引伸出虛化義，在能性式中尤其呈現特殊意涵，試看：

- (4) 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疏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卷五十四
〈孟子四〉)

「看那兄弟不過」的「過」與一般「看過」的「過」意思不同。「看過」的「過」表示完畢，如「若只恁地等閑看過了，有甚滋味！」（卷十一〈學五〉）而「看（那兄弟）不過」意同普通話的「看不過去」，指在情感上對相關的人事無法忍受，此義的產生當與句法格式有關。

當然能進入「V 得 C/V 不 C」結構作補語使用的趨向詞很多，包括單音節詞和複音節詞。由於《朱子語類》複合趨向補語的數量遠不及單音節趨向補語，從而進入能性式的數量也有所懸殊，因此我們的討論將以單音節趨向補語為主。⁴而囿於篇幅之限，本文將觀察重點放在「過」、「起」、「去」、「來」四個趨向動詞，它們作為能性補語有著相當特別的表現。底下為了行文之便，把帶趨向補語的能性式標寫為：「V 得／不 D」（D = directional）。《朱子語類》的材料顯示，若動詞賓語出現於能性式中，就肯定式「V 得 D」而言，有前置於趨向補語的「V 得 O D」（O = object）式，和後置於趨向補語的「V 得 D O」式，以前者佔絕大多數；否定式基本上為「V 不 O D」，罕見賓語後置的情形。

本文取材的範圍以《朱子語類》為主，旁及現代閩南語的口語記錄。《朱子語類》篇帙浩繁，為朱熹歿後門人所輯朱子講學時師徒之間對答的語錄。「語錄」體的性質雖然免不了摻雜說話者或記錄者自身方言的特色，卻也相當程度地反映當時南方官話的面貌。今日許多南方話的用法仍與《朱子語類》所見的語言特色一致，即以能性結構為譬，根據魏培泉（2004:685）的觀察：

（北方話中）使用「V 得 C」的方言幾乎都已使用「V 得 C O」而不使用「V 得 O C」了。在南方話中，包括吳語、徽語、客語、贛語、湘語、粵語等南方方言以及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都還使用「V 得 O C」，雖然「V

⁴ 複音節趨向補語當中，惟「出來」的例子最多，達 229 例，其餘最多僅一、二十例，不敵單音節趨向補語動輒百計的數目，相關研究可參看劉子瑜：《〈朱子語類〉述補結構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181-196。

得CO」已逐漸擴張開來，但仍有不少方言還是以「V得OC」式為主。

反觀我們所看到《朱子語類》帶賓語的能性式亦大抵採用賓語前置的格式。表能性的「V得OC」唐代已有，例如：

(5) 燒得藥成須寄我，曾為主簿與君同。（姚合〈送張齊物主簿赴內鄉〉）

可見「V得OC」應屬唐宋時期的通語，這樣的句型在今日南方地區保留了下來。不過，上述南方話未列閩語地區，魏先生提到：「閩語則又是另外一種情況。閩語的肯定能性式和否定能性式是對稱的，應當都是來自複句的緊縮，但其中肯定式的來源顯然和『V得C』無關。」本文將根據閩南語文獻指出，早期閩語也使用「V得(O)C」格式，至今仍有殘存。今日閩語雖使用來自複句緊縮的能性式，但其中動詞與趨向補語之間的配搭，以及趨向詞作為能性補語的虛化情況，與《朱子語類》頗為類似，可拿來相互參照。

二、分析的憑準

趨向詞作為能性補語的虛化程度究竟該以什麼標準加以判斷？劉月華《趨向補語通釋》(1998:1-32)把趨向補語的語法意義由實而虛分為：「趨向意義」、「結果意義」、「狀態意義」。「趨向意義」為基本意義，表示人或物體通過動作在空間的移動方向。「結果意義」又分為「基本結果意義」和「非基本結果意義」。「基本結果意義」表動作的自然結果，與本文相關的趨向詞的基本結果意義為：

過：表示完畢。如「這本書你看過之後還給我」。

起：表示連接、結合以至於固定。如「他眯起眼睛」，「我想起了往事」。

去：表示去除、脫離。如「削去皮」。

來：無基本結果意義。

「非基本結果意義」指的是基本結果意義以外的結果意義，「與實現動作結果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有關。此類結果意義常以可能式的形式出現，比如『住不上大房子』、『買不起電視機』、『我實在看不過去了』」。而虛化程度最高的「狀

態意義」則表示動作或狀態在時間上的展開、延伸，包括兩類：一類表示動作的開始或狀態的出現；另一類表示已進行或存在的動作的持續。

我們認為劉月華的分類充分突顯趨向補語表示「結果」的特質。本文標題所謂的「趨向補語」指的是以趨向詞充任補語的形式，其表意類型實際上也屬廣義的結果補語，只是該結果或表現為一種運動方向，或表示一種狀態的實現，甚或可能表動作的時相。劉所謂的「結果意義」實則含攝「完成態」的動相（phase）意涵；而「狀態意義」指涉的是「起始態」和「持續態」的時相概念。我們在做歷時研究時，一般把補語的語法化過程分析為「實詞＞結果補語＞動相補語（＞體貌標記 aspect markers）」等階段。可是這樣的描述方法在面對語料時難免會遇到歸類上的困難，當動相補語語法化為動貌標記，其間的分際常可依句法表現予以區別，糾葛難斷的往往是結果補語及動相補語之間的灰色地帶。由於結果必定透過動作的完成才得以實現，換言之，結果的實現也就是動作的完成，劉月華統一將「結果」及「完成」列為結果意義，可以相當程度地規避掉歸類上的難題。但是，倘若只採取「趨向意義」、「結果意義」、「狀態意義」的分類法來評估我們的語料，恐有分析粗略之虞。尤其劉文所指「無基本結果意義」的「來」，就我們所掌握《朱子語類》述補結構的材料看來，不見得沒有基本結果意義的用法。何況「來」還具有表「非基本結果意義」的能性式用法，如「南方菜我吃不來」、「這件事他做不來」，劉對其結果意義的陳述是「表示『會』或『習慣』做某事」，⁵這樣的語意界定，並沒有跳脫構式語義的框架。主客觀條件是否能實現動作結果是能性構式所賦予的意義，針對能性補語「來」本身的語意性質和句法功能則待有更明確的界定。

選擇趙元任（1968）所提的 phase complements「動相補語」，或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s「傀儡可能補語」來定義能性補語「來」應當是比較合適的。趙元任（1968，呂叔湘譯本 1970:208）指出：「有少數幾個補語是表示動詞中動作的『相』，而不是表示動作的結果。」例如：

著：貓逮著（了）個耗子。

到：我碰到（了）一件怪事。

見：看見、聽見、聞見、夢見、碰見、遇見

⁵ 見劉月華：《趨向補語通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59。

過：我吃過了飯就走。

「我吃過了飯就走」一句的「過」，跟劉月華所舉「這本書你看過之後還給我」的「過」並無不同，劉將之視為表「動作的結果」，而趙卻認為「過」「用於時間意義就是表動相的補語」，兩者對於相似例句的不同判讀，清楚呈現出結果補語與動相補語之間的牽連。不過，就整個語法化過程來說，「動相補語」本來就是一種處於虛化過程之中的語詞，同一個動相補語在不同的語境當中，虛化程度高者，下一步的發展即為體標記；虛化程度低者，性質接近結果補語，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⁶本文根據語義將能性式中所出現的趨向補語分為表「趨向」、「結果」和「動相」三種：「趨向補語」表示施事或受事的趨向；「結果補語」的意義稍虛，已不表具體的位移，語義指向可為施事、受事或動詞；「動相補語」則又從空間意義轉化為動作過程的時間指涉，具有表示「體」(aspect)的作用。下文所分析的「過」、「起」、「去」、「來」由於都能出現於否定能性式「V不D」中，受到副詞「不」的否定，因此我們認為它們即使表達時相之義，卻沒有跨越動相補語的範疇，仍是一種詞彙層次的體。

三、能性式中的趨向補語

(一)「過」

動詞「過」指客體移動經過某個參照點，當它充任補語時，最基本的用法即是說明客體(theme)或受事(patient)位移的趨向，在能性式中亦不例外，如：

- (6) 譬之如一箇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過，便在那邊。(卷四十
〈論語廿二〉)

一般「動詞+趨向補語」的格式，動詞通常含攝「移動」和「方式」，趨向補語表現「路徑」的語義元素。(連金發 2006:793)「跳」不僅帶移動義，還說明了方式；「過」則表示位移的趨向，兩者作了很好的分工。空間位移的概念可以經

⁶ 詳參吳福祥：〈重談「動+了+賓」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了」的產生〉，《中國語文》1998年第6期，頁452-462。

由隱喻延伸 (metaphorical extension) 的機制轉而描述非具象的事物，下列能性結構皆表示抽象的空間位移：

- (7)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卷一百零八〈朱子五〉)
- (8) 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疏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卷五十四〈孟子四〉)
- (9) 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喫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卷四十四〈論語二十六〉)
- (10) 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卷廿二〈論語四〉)

這些表示抽象位移的例子，除了例(7)「挨得過」的「挨」可能有移動的意思外，其他的動詞僅表位移的「方式」，「移動」和「路徑」義都藉由補語「過」來表現。這幾個例子使用「過」充當能性補語，乃是把所遭遇的事物視如移動的參照點，表示在心理層面能否「度過」眼前的難關。其中例(8)「他也看那兄弟不過」就語義概念而言，應指視線移至「那兄弟」處跨越不過，引申表示周公對於管叔、蔡叔的叛變無法容忍。此種表現方式相當於現代漢語所說的「看不過去」或「看不下去」。例(9)「喫」有承受的意思，「喫不過」意指無法忍過這道關卡。例(10)「過」與泛義動詞「打」形成能性式，這在《語類》裡頭相當常見。「打 得／不 過」泛指能否應付得了，克服得過，多運用於描述內心掙扎不安的景況。

當「打」表示實詞義，「打不過」又表現另一番意思，相當於「打不贏」，見例(11)，並將同類語義的「過」一併排列於下：

- (11) 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卷一三六〈歷代三〉)
- (12) 有一分私慾，便是有一分見不盡；見有未盡，便勝他私慾不過。(卷一一三〈朱子十〉)
- (13)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卷八〈學二〉)
- (14) 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迸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間，

自遮不過。(卷二〈理氣下〉)

- (15) 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概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卷三十五〈論語十七〉)

這些例句的「過」也都有一個參照值，如(11)劉備拿自己的軍力來與劉璋相較，彼強我弱，故曰「打不過」。例(12)朱熹訓示門人克去私慾，抽象表示自我和私慾相拚鬥。「勝他私慾不過」的「勝...過」應來自一般述補式「勝過」的用法，「過」表已力「超過」他者之義。後三例情形亦同，要「包裹得過」、「遮得過」、「概得過」，施事者(agent)的大小、長短必不得比受事來得小或短，始能達成動詞所表示的行為，方可謂「過」。由於「過」仍與趨向意義中的參照點要素有關，在這裡我們認為它是個表結果的補語。

上述「包裹得過」的「過」由於未完全擺脫「度過、超過」的意思，所以我們認為它表示結果。下列幾個例子已很接近表動相的用法：

- (16) 已前聞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卷二十七〈論語九〉)

- (17) 若是高祖軟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定。(卷九十〈禮七〉)

- (18) 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卷三〈鬼神〉)

此三例能性式主語的能力值均拿來與對比事物相較，倘若相當或超過，方謂之「過」。「過」的語義仍隱含一個參照值，理應算是結果補語。但是，這些例句的動詞或為「對」，表兩相配合；或為「敵」、「抵擋」，表相互抗衡，「過」與它們搭配使用，又表示一種對等態勢的實現，所以有表示完成的時相意義。

我們把底下數例的「過」歸到動相補語範疇：

- (19) 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卷十〈學四〉)

- (20) 謂伯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卷五十二〈孟子二〉)

- (21) 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

(卷一二一〈朱子十八〉)

(22) 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買。(卷四十二〈論語二十四〉)

(23) 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卷十七〈大學四〉)

前兩例多少猶有兩相對比之義，比較「學者之力與書」、「孟子之力與伯王之事」，但是「過」在這裡表示「照管」動作，或「擔當」行為的成就，因此我們把它們當作動相補語。其他三例的動詞「擺脫、識、信」皆為瞬成動詞(achievement verbs)，補語「過」表示該結果或狀態(包括心理狀態)的實現。比方例(23)，前文有「只恁地強信不得」，這裡作「方信得過」，表到時候就相信了。「過」的作用表「相信」這種心理狀態成為真確的存在。

(二)「起」

《現代漢語八百詞》定義「起來」一詞為「由坐臥而站立或由躺而坐」，⁷表示由下而上的位移動作，這樣的界說完全適用於「起」。《朱子語類》進入能性式的「起」約有 40 例。先看表趨向的用法：

(24) 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卷八〈學二〉)

(25) 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拈不起。(卷四十一〈論語廿三〉)

(26)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卷十二〈學六〉)

(27) 然其人品凡下，又不敢望新進用事之人，提拔不起，當時不甚擢用。(卷一百三十〈本朝四〉)

這些例子的「起」皆表施事者藉由動詞所表的動作，使得受事者產生由下往上的位移，「起」說明動作的結果。其中(24)「激作不起」的「起」表水花濺起的具體形象，另三例皆表抽象的空間位移。

⁷ 見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441。

下面五例，「起」所表示的結果非指由低而高的位移概念，而是以此義為基準引申表示「振興」、「成就」等意涵：

- (28) 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日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卷七十二〈易八〉)
- (29) 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卷五十一〈孟子一〉)
- (30) 置酒坊者，做不起破家，做得起害民。(卷一零六〈朱子三〉)

這幾例的「起」，就語義而言，用普通話的「起來」加以代換都不成問題。例(28)表示無法將衰頹的國勢加以振起。例(29)、(30)「主張」及「做」的對象分別為「仁政」及「賣酒的生意」。「起」或表示「仁政」被主張起來、實行起來；或表「酒業」興隆，帶有表「成就」的結果義。

下列能性式「起」的語義指向也是受事，所配搭的動詞具有類型特色，相對突顯出「起」的語義本質：

- (31)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般重。(卷七十〈易六〉)
- (32) 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卷三十五〈論語十七〉)
- (33) 一則資質雖厚，卻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卷一一五〈朱子十二〉)
- (34) 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卷五十二〈孟子二〉)
- (35) 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卷一一八〈朱子十五〉)
- (36) 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卷五十二〈孟子二〉)
- (37) 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氣怯，更帖襯義理不起。(卷五十二〈孟子二〉)

此七例顯示「承載」類（有「載、承載、承當、擔當」等詞）及「襯墊」類（有

「襯簾、帖襯、襯帖、襯貼」等詞）意義的動詞常與「起」組成能性式。⁸要解答何以會有這樣的搭配關係，則不得不往「起」的內在語義尋繹。前文已述，「起」的實詞義表示由下往上的位移，當它與動詞「承、載」結合成動補結構，引申表示將客體擔負住，並固定於一定的高度；若與動詞「襯、墊」結合，即表鋪在客體的下方，使客體的高度得以提升。無論是哪一個情形，對負物的主體而言，都必須具備相當的力量。故這兩類動詞容易跟「起」組合一塊兒，並以能性表述呈現。此搭配特色顯示「起」的語義仍實，性質為結果補語。

底下例（38）、（39）「起」看來比較偏於表動相的功能，「起」賦予動詞有界[telic]的意涵，也就是使動詞的詞義帶有一個內在的終止點：

（38）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卷十〈學四〉）

（39）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卷五十八〈孟子八〉）

「記不起」表「記不住」的意思，「起」表示「記」這個動作達到其結果。「做主不起」指的是客觀條件無法配合，以致做不得主，「起」表「做主」這個結果的實現。

除此之外，我們在《朱子語類》還拾得「起」表始動的一個例子：

（40）康節曰：「亦可推也，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卷六七〈易三〉）

此例表示必須透過動的景致「才能推算得起來」，「起」表示動作開始並持續下去。

⁸ 「襯簾」應是現代寫成「襯墊」之詞，他例作：「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無物事撐住襯簾，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卷一三七〈戰國漢唐諸子〉）另外，「襯貼」、「襯帖」的意義與「襯簾」相類，兩語也只是書寫形式的不同，跟個別記錄者的用語特色無關，我們查到同段記錄中有兩語相替的情形，如「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只是襯帖。不是兩物相襯貼，只是一滾發出來。但道理得此浩然之氣襯貼起，方有力量，事可擔當。」

(三)「去」

「去」和一般趨向詞最大的差別在於它具有「指示」(deictic)的特性，位移方向以說話者所在的時點為參照，表示一種「離心」的運動。底下四例以「去」作為能性補語，「去」表受事經動作的施加而產生位移：

- (41) 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卷廿七〈論語九〉）
- (42) 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卷八十七〈禮四〉）
- (43) 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卷十二〈學六〉）
- (44) 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卷八〈學二〉）

後兩例表促使思慮、舊習離開己身，「去」強調「離」義。

《朱子語類》的能性補語「去」絕大多數以一種語意非常虛化的面貌呈現。它們與動作動詞組合為能性式，表達動作完成或結果實現的可能性。茲按照動詞的語義類型將例句排列於下：

1. 「擔受」類：

- (45) 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卷三十五〈論語十七〉）
- (46) 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卷廿五〈論語七〉）

2. 「說解」類：

- (47)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卷十一〈學五〉）⁹
- (48) 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卷七十六〈易十二〉）

3. 「實做」類：

⁹ 這裡「說得去」容易令人聯想起現代漢語「說得過去」之例，其中的「去」似乎帶有趨向義。但《朱子語類》也出現許多「說得/不來」的例子，且其中的「來」能與「去」相替換（見下文例 71），所以我們把此例視為表動相的用法。

(49) 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做得去；若無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卻做不去。(卷五十二〈孟子二〉)

(50) 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行得去。(卷十四〈大學一〉)

4. 「其他動作」類：

(51) 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卷五十一〈孟子一〉)

(52) 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卷七十二〈易八〉)

5. 「結果、狀態」類：

(53) 蓋是他自有這般賓客，那一般人都信向他。若被他一下鼓動得去，直是能生事。(卷一三四〈歷代一〉)

(54) 大率若小人勢弱時節，只用那虛聲，便可恐得他去；若小人勢盛時節，便不可如此暴露，被他先做壯手。(卷一一六〈朱子十三〉)

(55) 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卷一百一十三〈朱子十〉)

(56) 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卷一一八〈朱子十五〉)

(57) 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卷一百二十〈朱子十七〉)

若以情狀類型 (situation types) 分析動詞及其配價成分所反映的事件的時間類型，則前四類動詞皆屬於活動動詞 (activity verbs)，所述的動作都是無界的 (atelic)，原則上可以不斷地持續下去，加了「去」等於賦予動詞一個終點特徵，表示動作的實現或完成。第五類，「鼓動」、「恐他」(使他恐)、「領略」為完成動詞 (accomplishment verbs)；¹⁰「勝(物欲)」為瞬成動詞 (achievement verbs)，皆具[+telic]徵性，後接補語「去」表終點狀態或結果的實現。最後一例「敵得他去」的「敵」表相抗衡之義，屬狀態動詞 (stative verbs)，「去」的出現無疑也是使得該動詞組的時相多了終點的特徵。

¹⁰ 「領略」在《語類》裡用如「理會」、「體認」等詞，表示一種認知的過程，例如：「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領略將去」即是將外在見聞內化為自身知識的過程，所以又有「領略得」、「領略不得」的結果。

以上我們看到「去」的結合面相當地廣，幾乎遍及各類型的動詞，顯見「去」幾乎沒有什麼實義，等同於趙元任（1968）所謂的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s（傀儡可能補語；虛補語）。¹¹「虛補語」實際上也是動相補語的一種，如果把動相補語成員的虛化程度看成一個連續統，那麼虛補語可以算是一種語義幾乎虛化到極致的補語成分。前文所述「過」、「起」表動相的用法，其意義都不如「去」來得虛，所搭配動詞的數量及語意類型也不如「去」來得繁複。然而，儘管「去」可謂虛化至極，它和動詞之間猶能拆解組合為能性式，在否定結構中受到副詞「不」的修飾，顯然「去」仍是個動詞成分，未降類（de-categorized）為語法功能詞。

（四）「來」

趙元任（1968，呂叔湘譯本 1979:210）所舉現代漢語虛補語的例子是「這事太難，我做不了（／做不來）。」他說：「有兩個常用的補語『了』（liao3）和『來』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其作用在於使可能式成為可能。」虛補語「來」的用法可確定在南宋《朱子語類》已有，¹²例如：

(58) 今人有這事，卻無道理，便處置不來，所以憂。（卷三十七〈論語十九〉）

(59) 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卷廿三〈論語五〉）

(60) 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卷四〈性理一〉）

(61) 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事看

¹¹ 有關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s 的定義，將於下一節談論能性補語「來」的部分引述。「傀儡(可能)補語」是呂叔湘的翻譯，柯理思、劉叔學又以「虛補語」稱之。（分見呂叔湘《漢語口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210，以及柯理思、劉叔學〈河北省冀州方言「拿不了走」一類的格式〉，《中國語文》2001年第5期，頁428-437。）由於體認到「去」已無任何具體意義，所以我們採用「虛補語」一詞突顯其特質。

¹² 北宋《二程集》有疑似「來」作虛補語的例子：「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同樣的說法亦見於《朱子語類》：「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卷四十〈論語廿二〉）不過，《語類》裡還有動結式的例子：「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卷七十六〈易十二〉）可見「安排得來」的「來」應表示趨向，並非語義極虛的虛補語。

得來。(卷廿五〈論語七〉)

- (62)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卷十五〈大學二〉)

- (63) 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卷五十三〈孟子三〉）

虛補語「來」在《朱子語類》出現的頻率並不及虛補語「去」來得高，並且搭配的都是表示動作的動詞，可依情狀類型分為無界和有界兩種：無界的是活動類動詞，如「處置」、「假偽」、「說」、「看」，其中補語「來」的語義極虛，僅用以標示動作的實現或完成；有界的是蘊含潛在終點的完成類動詞，如「格」、「誠」、「體認」等理學家所做的工夫，「來」表示該終點狀態或結果的實現。

若據動詞的語義而論，一些表示「說解」、「實做」、或「體會」（「領略」）的動詞可以跟「去」構成能性式，它們在這裡同樣能跟「來」構成能性結構，例如：「說得來」、「處置不來」、「體認得來」。比較特殊的是表示「接合」義一類的動詞，固定選擇「來」字搭配，暗示「來」的虛化並未徹底，例如：

- (64) 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跌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來了。
（卷二十〈論語二〉）

- (65)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相似。（卷四十五〈論語廿七〉）

其他動結式的用例如：

- (66) 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卷一一七〈朱子十四〉）

- (67)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卷六三〈中庸二〉）

此二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其中的「來」雖表示結果義，卻仍有趨向意味。「來」的本義指朝向說話者的「向心」運動，具有說話者取向（speaker-oriented）。這樣的特質反映在它的虛化用法和語用功能上。「湊合來」、「併合將來」的「來」

皆反映說話者以自我爲核心的主觀觀照，「湊合」、「併合」的語義都有一個聚集的止點，這止點自然而然設在說話者所處的位置，因此用「來」表現趨向。能性式「承接不來」、「牽合不來」的「來」的虛化程度當比動結式的「來」還要高，不過，「承接」、「牽合」這一類動詞既習慣以「來」作爲能性補語，應當還是跟「來」的語意性質脫不了干係。

誠如例（58）-（63）所見，「虛置不來」、「說得來」、「看得來」、「體認得來」等能性式的「來」已說不得表什麼意思，只像是一個造就能性式的必要成分，缺它不可。至此，我們不禁詢問，既然在《朱子語類》裡頭「去」作爲虛補語的頻率比「來」來得高，甚且兩者與動詞的搭配關係又有重疊之處，那麼用「來」或用「去」到底取決於什麼條件？先看下面的例子：

- （68）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卷一三七〈戰國漢唐諸子〉）

此例先說「去」，再說「來」，兩相交替，可避免言語板滯，加強語氣上的跌宕起伏。然而選擇使用「來」或「去」難道僅以生動表述爲取決條件？答案恐怕並非如此。綜觀其他語料，得以歸納出一個大致的原則：形容他人之事多用「去」，描述己身之事多用「來」。試比較下列「去」、「來」各二例：

- （69）**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卷九十五〈程子之書一〉）
- （70）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如何？」曰：「恐說『譬』字不去。」（卷七十三〈易九〉）
- （71）「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卷七十九〈尚書二〉）
- （72）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恪錄**一作：「**今人有這事**，卻無道理，便處置不來，所以憂。」（卷三十七〈論語十九〉）

由「來」、「去」的趨向意義可引申表示與說話者「同／異座落」的認知模式，這是一種主觀心理空間的劃分。在語用上，說話者常把言談的參與者（受話對象）視為同座落，而把第三者視為異座落；並於描述同座落所發生之事用「來」，反之，用「去」。（梅廣 2004:182-183，郭維茹 2007）例（69）、（70）朱熹與門生所評論的是他人的能力，因而用「去」。（71）乃朱熹與弟子們討論古書字句應如何解釋為宜，朱熹把蜚卿視為同夥，自然用「來」。末例以「今人」和「古之仁者」作對比，「今人」和說話者同處一個時空，故用「來」敘述同座落之事。以上，我們從語脈中大致推尋使用虛補語「來」或「去」的理據，認為「來／去」的使用多少還是帶有空間的意涵。

理所當然，能性補語「來」跟其他趨向詞一樣也表示基本的趨向義，例如：

（73）「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卷七十〈易六〉）

（74）財賦散在諸路，漕司卻都呼吸不來。亦如坑冶，須是創立都大提點，方始呼吸得聚。（卷一二八〈本朝二〉）

「來」皆表客體或受事通過動作所產生的位移結果。例（74），說話者係採取「置身事內」的觀點，與敘述對象「漕司」同立場來看待客體「財賦」的位移。

四、臺灣閩南語能性式中的趨向補語

臺灣閩南語常見的能性式為「V 會／儻 C」。「會 e」是個訓讀字，其本字為「解」。「儻」是通俗的寫法，或寫作「袂」，乃 m（否定詞）和 e 或 ue（「解」）的合音詞。（連金發 1997:383）底下藉由「過」、「起」、「來」、「去」幾個趨向能性補語的使用情形大略勾勒閩南語能性式的樣貌，並將舉證說明臺灣至今仍殘存《朱子語類》所見「V 得 C」近代漢語層次的用法。

（一）「過」

檢視現代閩南語「過」作為能性補語的用法，實則與《朱子語類》相去不大，例如：

- (75) 彼地氣攏佇彼去予截稠去，行袂過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二十 132.04）

[地氣都在那裡被截掉了，走不過啊。]

- (76) 武尊王的威力啊，會使講，鬥伊袂過啊。（臺南縣閩南語故事集五 148.06）

[武尊王的威力啊，可以說，鬥不過他（指虎神）啊。]

- (77) 彼虎愛食人抑是食一个動物的中間，才壓會過。（苗栗縣閩南語故事集 18.71）

[那老虎必須吃人或是吃一隻動物，方始鎮壓得住。]

- (78) 相爺的查某子啊，配咱那會得過啦！（彰化縣民間文學五 44.17）

[相爺的女兒，怎能來匹配咱們啦！]

這四個例子很自然讓我們回想起《朱子語類》中：「跳不過」、「打不過」、「方包裹得過」、「地對天不過」等例。「行袂過」的「過」是表趨向的基本用法。「鬥伊袂過」相當於「打不過」，「過」表結果義。後兩例的「過」則偏於表示動相，「壓會過」表鎮壓得住；「配咱那會得過」表跟我們並不相稱，即客觀條件無法形成相匹配的局面。

（二）「起」

能性補語「起」在現今閩南語的用法反而比較侷限，主要集中於表現「主觀能力或條件能否承擔起該行為」，此類例句和《朱子語類》「承當不起」、「襯簾得起」的用法是一貫的，例如：

- (79) 我乎汝跪，受袂起。（白蛇西湖遇許仙歌 2.31）

[我讓你跪，承受不起。]

- (80) 普通人啊是食袂起啦！（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一 46.06）

[普通人是吃不起的！]

- (81) 伊赫散，買袂起。（石岡鄉閩南語故事集一 66.2）

[他那麼窮，買不起。]

- (82) 我這個查某 kan2 仔人，配你勿起。（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二 90.17）

[我一個女婢，配不上你。]

(83) 人攏有法度通做，攏做會起，啊若這阿彌仔做袂起。（清水鎮閩南語故事集二 154.15,16,17）

[別人都有辦法做，都做得來，只有這個阿彌做不來。]

相較於《朱子語類》的「起」僅與「承載」、「襯墊」義的動詞搭配，表示擔負物件於一定高度，閩南話的「起」非但可與「受」（承受義）結合，還能和「食」、「買」、「做」等活動動詞搭配，表示抽象的經濟能力或自身的才學努力能否承當行為所須。例（82）「配你膾起」，「起」和狀態動詞「配」相搭，表自身的地位夠不上對方的高度，難以形成匹配的結果。拿這個例子對照前節的「配咱那會得過」，便呈顯出個別能性補語的語義特質：「過」側重於表示「配」的態勢的完成實現，而「起」強調主觀高度的比評，這不得不歸因於兩語詞的詞彙意義使然。

「起」和高度有關的語義特性，也反映在下列句子裡：

(84) 你都看我袂起。（石岡鄉閩南語故事集一 58.2）

[你都瞧不起我。]

(85) 對散赤的人看足袂起。（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一 102.04）

[非常瞧不起貧窮的人。]

此二例意同普通話的「瞧不起人」，即未把對象的地位看到某個高度，輕視他人。

（三）「去」、「來」

趨向詞「來」、「去」皆可充任閩南語能性式的虛補語。此特色過去也充分體現在《朱子語類》裡頭，但現代普通話卻只用「來」，不用「去」。底下先將「去」的例句由實至虛排列：

(86) 新娘佇 e0 轎內，那會走會去？（外埔鄉閩南語故事集 54.15）

[新娘在轎子裡，怎麼跑得掉？]

(87) 一个人做袂去的時陣，有的欠著攏歸年的，成實真好趁咧？（彰化縣民間文學十九 140.03）

[一個人做不完的時候，有的一欠一整年，真的很好賺嗎？]

(88) 心肝驚到煞睏袂去。(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一 118.08)

[內心竟然驚嚇到睡不著。]

(89) 卜那予敗會去？(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三 142.07)

[怎讓他敗得了？]

(90) 做囡仔呼，逐膾去啊，逐牛。(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二 64.16)

[(因為)是個小孩，追不了啦，追牛。]

(91) 驚阮緣份配袂去。(十二更鼓十盆牡丹歌 2.47)

[怕我在緣份上匹配不了。]

首例的「去」表趨向義。(87)「做袂去」表示「做不完」，「去」在這裡充任結果補語。他如「穿 會／膾 去」、「食 會／膾 去」的「去」也都表示「完了」，這樣的意義應是在能性式中衍生出來的，比較一般動結式的用法，如「食去」、「穿去」的「去」帶有從說話者眼前消失或離開的意味，但是「穿 會／膾 去」、「食 會／膾 去」、「做袂去」的「去」表示動作普遍施及於受事的全體，如「食會去」指的是能夠把東西全部吃完；「穿袂去」意指沒辦法穿遍所有的衣服。此用法可拿來與(90)「追膾去」相較，該例的述語同為動作動詞，卻非表示「追不完」，而表「追不了」之義。可見只有在動作的受事具有全稱語義的情況之下，「去」才「發展出與名詞有關的全稱計量語意」(連金發 1997:392)，其他的情況則否。(88)、(89)的「去」指涉「睏」(睡)的結果，或「敗」的狀態的實現，屬動相補語。末例的「去」可視為虛補語，跟「追膾去」譯為「追不了」一樣，「配袂去」的「去」用虛補語「了」對譯，比用帶高度義的「上」或「起」來得恰當。

「來」作為能性補語，僅有兩種功能：一是趨向補語(如例 92)，二為虛補語(如例 93)：

(92) 這隻馬，你就講我若共你牽會來，你就卜借我。(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二 134.05)

[這隻馬，你說我如果能跟你牽得過來，你就願意借給我。]

(93) 我就 thau2 膾開啊，就猜膾來啊！(彰化縣民間文學五 60.18,19)

[我就解不開，就猜不來呀！]

「來」充任虛補語的例子還有「做 會／𤝵來」、「創 會／𤝵來」等。¹³例句顯示跟虛補語「來」組合爲能性式的動詞有相當的類型限制，活動類動詞爲不二之選，這種情形無論在近代或現代漢語皆然。反觀虛補語「去」則比較沒有搭配限制，除了動態動詞之外，亦能與靜態動詞配搭，如「追𤝵去」、「配袂去」。

我們知道普通話使用「來」和「了 liao3」作爲虛補語，而閩南語使用「來」和「去」，卻不用「了」。¹⁴我們推測閩南話的「去」可能是承繼宋代南方地區的區域性特點。因爲在宋代，「去」作爲虛補語的用法主要見於「朱子語類」及禪宗語錄，此後，除了具有南方方言色彩的小說之外，其他地區也少見這樣的虛補語用法，所以這種用法應該是南方地區的特色。

五、臺灣閩南語「V 會／𤝵 C」能性式的由來

以上我們看到許多閩南語能性式〔V 會／𤝵 D〕的例子。連金發（1997:392-393）指出閩南語的結構助詞比普通話豐富，容許兩個以上的助詞連續出現，例如：

閩南語	普通話
教會（得）來	教得來
教𤝵（得）來	教不來
食會（得）去	吃得了／吃得完
食𤝵（得）去	吃不了／吃不完
食會（得通）落	吃得下
食𤝵（得通）落	吃不下

括弧裡的「得」或「得通」爲可用（optional）語詞。事實上，能性式中的「會／𤝵（得）（通）」並不同於普通話的結構助詞「得」，普通話的「得」後附於動詞，但閩南話的「會／𤝵（得）（通）」乃是前置於另一動詞之前。因此上述閩語例句的結構應分析爲〔V [會／𤝵（得）（通）D]〕，若有賓語的話，其出現的位置在V的後頭，如：

¹³ 例見連金發：〈台灣閩南語的趨向詞——方言類型和歷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997年第4期，頁383。

¹⁴ 閩南語的能性補語「了」通常表示「完了」之義。

(94) 想過來想過去，害伊袂得死。（羅阿峰、陳阿勉故事專輯 6.8）

[想過來想過去，無法害死他。]

(95) 伊即闖汝袂得去，咱个姻緣註在書。（三伯娶英台歌 1.55,56）

[他才無法弄走你，咱們的姻緣早已註定。]

至此我們可以把閩南語的能性式表示為：

肯定：[V (O) [會（得）（通） C]] (C 表 complements)

否定：[V (O) [𡵚（得）（通） C]]

「會／𡵚」、「得」、「通」其實都是閩南話的情態助動詞（modal auxiliaries），它們在主要動詞前連袂出現可謂司空見慣：

(96) 一个菜會得通生些濟？（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二 62.14）

[一種菜可以生這麼多？]

(97) 就會予廟共伊壓死啦！𡵚得通轉來。（彰化縣民間文學五 100.05）

[他就會被廟壓死，沒辦法回來。]

(98) 娶一個某呼，才會通仔來生子孫咧！（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一 118.17）

[娶一個老婆，才能夠來繁衍子嗣。]

當「會／𡵚（得）（通） V」出現於另一動詞組之後，便形成我們所看到的閩南語能性式，其間經歷了複句緊縮的程序，亦即由「S V (O_i), (O_i)會／𡵚 V」或「S_i V (O), (S_i)會／𡵚 V」緊縮而成。¹⁵至於[V(O) [會／𡵚 C]]中，C 表結果或動相等虛化用法，則又當是整個格式成型穩固之後，慢慢發展出來的。

六、臺灣閩南語「V 得（O）C」能性式

早期閩南語的能性式恐怕不以[V(O) [會／𡵚 C]]結構呈現，而是跟《朱子語類》及其他南方話一樣使用「V 得／不 C」式。由明代嘉靖年間刊印的閩南戲

¹⁵ 複句緊縮的相關理論可參看王力：《中國語法理論》（臺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 197-207。

文《荔鏡記》可看出早期閩南話的能性式應是「V得(O)C」和「V(O)不C」相稱的格局，例如：(連金發 2006:770)¹⁶

(99) 腳瘦手軟行不起。

[手腳瘦軟無法走路。]

(100) 有乜通賠得懶鏡起？

[有什麼東西得以賠得起咱們的鏡子？]

時至今日，閩南語僅僅保留肯定式的用法：

(101) 你若是予我宓會稠呼，脫得去呼，我後日仔才共你起金雕玉梁。(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二 76.13,1)

[你若是讓我藏得住，得以脫身，日後我再替你建造金雕玉梁。]

(102) 彼呢貴，食亦會落得去？(語苑 3.35,6)¹⁷

[那麼貴，哪吃得下去？]

「脫得去」和「落得去」帶有能性意義，應是非實然(表假設、揣想)的語境使然，對比臺灣閩南語目前仍常用的熟語「做得來」，如：

(103) 今日為著查某害，是我自己做得來。(周成過台灣歌 2.65,66)

[今日因為女人而受害，是我自己造成的。]

「做得來」慣用於已然情境，可視為一般的動結式。兩相比較之下，即知能性式應是動結式在非實然語境的變體。¹⁸不過，現代閩南語「V+得+C」結構的用例著實不多，呈現消亡的景象。

¹⁶ 底下兩例的註解為筆者所加。

¹⁷ 「食亦會落得去」原作「食亦能落得去」，其中「能」為訓讀字，為避免混淆，將之改寫為「會」，以求行文上的統一。

¹⁸ 學界目前大都同意能性式是從動結式發展出來的說法，相關論述可參考李曉琪：〈關於能性補語式中的語素「得」〉，《語文研究》1985年第4期；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00；吳福祥：〈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中國語文》2002年第1期；魏培泉：〈近代漢語能性動補結構中賓語的位置〉，《語言暨語言學》2004年第5卷第3期，頁681-682；劉子瑜：《朱子語類》述補結構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237。

七、結 論

由趨向詞所充任的補語其實亦是廣義結果補語的一種，比較上文（74）「財賦散在諸路，漕司卻都呼吸不來。……方始呼吸得聚」所使用的正反表述－「呼吸得聚」和「呼吸不來」即可明白。但是，倘若光以表結果義界定趨向補語的語法意義，而不給予更細緻的分析，那麼像「說得出」和「說不來」中「出」和「來」的差別便無法指明。因此本文基本上採取傳統作歷時分析的分段模式，把趨向詞能性補語所表示廣義的結果義再依虛化進程分為「趨向補語」、「結果補語」、「動相補語」等功能。「趨向補語」表施事或受事的趨向。「結果補語」的意義稍虛，已不表具體的位移，語義指向可為施事、受事或動詞。「動相補語」則已從趨向詞的空間意義轉化為動作過程的時間指涉，具有表示「體」(aspect)的作用，但仍屬於詞彙層次。「動相補語」的成員當中，詞義已虛化殆盡者，我們選擇使用趙元任所說的「傀儡補語」或「虛補語」稱之，以彰顯其語意性質及句法功能上的特色。這一連串的虛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連續統，同一語詞在不同的句子環境中即使都擔任結果補語或者動相補語，也可能有虛化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連續統中的每一個範疇又含蘊著級差。

本文探討《朱子語類》「過」、「起」、「去」、「來」四個趨向詞進入能性式「V得／不C」所發生的語義演變。「起」的虛化表現似稍由結果補語跨入了動相的範疇，表動相的例子為數不多，有大部分的「起」跟「承載」、「襯墊」義的動詞組合，表示使受事提升高度或固定於一定的高度，顯示仍具實義。「過」與動詞的結合面較寬，雖然其詞彙意義「度過某參照點」隱約殘留，卻能與許多有界動詞配搭，表示該終點結果的實現，可確定已發展出表動相的功能。「去」可謂《朱子語類》中結合力最強的能性補語，尤其擔任虛補語的角色時，各類動詞與之搭配幾乎來者不拒，這其中包括狀態動詞一類，而狀態動詞卻是另一虛補語「來」的拒絕往來戶。虛補語「來」在《朱子語類》的出現頻率並不敵「去」，且固定與動作類的動詞組成能性結構。若以搭配範圍的寬窄判定虛補語「來」、「去」的語法化程度，「去」應比「來」又高一些。因此，若將能性式中的四個趨向補語就虛化進程的長短加以排列，由短而長為「起＜過＜來＜去」，指示詞「來」、「去」已臻至虛補語的階段，「起」、「過」的語義相對為實。今日「去」作為虛補語的用法仍保留在南方方言裡，閩南話即是一例。自宋以降，這應當是屬於南方話的區域特色。

雖然現代的閩南話已大致捨棄近代漢語「V 得／不 C」能性式的格局，改採來自複句緊縮的「V 會／會 C」結構，然則上述四個作為能性補語的趨向詞，可謂以近代的成果為基礎，在閩南語能性式中進而發展出更為豐富的表現。比方「起」常與「看」或「配」等沒有承擔義的動詞配搭，顯示語義已進一步虛化。「去」所搭配動詞的受事若帶全稱計量的語義特徵，那麼在能性結構中的「去」便被賦予「完了」的意涵。這種意涵並不見於其他句法環境，足見是在構式語義的框架底下，經由與其他成分的語義互動所衍生出來的。除此之外，我們在閩南語口語記錄中還發現同一動詞可與不同趨向補語結合的例子，如「配會起／配會過／配會去」，類似的情形同樣見於《朱子語類》，例如「擔當得起／擔當不過／擔荷得去」。這樣的現象除了反映各補語之間可能實虛有別，另外還透露了各趨向詞即使發展到動相補語的階段，仍舊或多或少帶著自身本具的語義屬性，以因應說話者在不同語境中的表意需要。

徵引文獻

- 王力（1955）：《中國語法理論》，臺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
- *李曉琪：〈關於能性補語式中的語素「得」〉，《語文研究》4，1985:11-18。
- *吳福祥：〈重談「動＋了＋賓」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了」的產生〉，《中國語文》6，1998:452-462。
- *吳福祥：〈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 得／不 C」的語法化〉，《中國語文》1，2002:29-40,95。
- 柯理思、劉叔學：〈河北省冀州方言「拿不了走」一類的格式〉，《中國語文》5，2001:428-437。
- *連金發：〈台灣閩南語的趨向詞—方言類型和歷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4，1997:379-404。
- *連金發：〈《荔鏡記》趨向式探索〉，《語言暨語言學》7.4，2006:755-798。
- *梅 廣：〈解析藏緬語的功能範疇體系——以羌語為例〉，《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頁 177-199。
- *郭維茹：〈「歸去來」新解——談「歸去來」一類的語法問題〉，《臺大中文學報》26，2007: 285-312。
- 趙元任著，呂叔湘譯：《漢語口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 *劉月華：《趨向補語通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劉子瑜：《《朱子語類》述補結構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魏培泉：〈近代漢語能性動補結構中賓語的位置〉，《語言暨語言學》5.3，2004:663-704。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Kuo, Wei-ju.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gui qu lai* : The Grammar of the Form *gui qu lai*,"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6, 2007, pp. 285-312.
- Lien, Chin-fa.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a dialectal typology an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 1997, pp.379-404.
- Lien, Chin-fa. "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in Li Jing J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 2006, pp.755-798.
- Li, Xiao-qi. "About the Morpheme De in Potential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Research, 4, 1985, pp.11-18.
- Liu, Yue-hua. *Exploration on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iu, Zi-yu. *Research on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of "Zhu Zi Yu L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 Mei, Kuang. "An analysis of functional category system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Based on the Qiang language," in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Gong Hwang-cherng's 70th Birthda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4, pp.177-199.
- Wei, Pei-chuan. "Object Position in Verb-Complement Potential Constructions in Early Mandar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3, 2004, pp.663-704.
- Wu, Fu-xiang. "Reinterpretation the Source of the "V+le (了) +O" Construction and the Perfect Auxiliary Verb l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 1998, pp.452-462.
- Wu, Fu-xiang.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Potential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V de (得) C/V bu (不) C" in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 2002, pp.29-40, 95.

Som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the Potential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of Zhuziyulei---Compared with Southern Min Dialect

Kuo, Wei-ju

(Received December 31, 2010 ; Accepted April 4, 2011)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four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of *guo*, *qi*, *qu*, *lai* in potential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of *Zhuzi yulei*. We look into their performance in potenti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ir functions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 resultative complement and phase complement.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semantic bleaching, *lai* and *qu* have developed to the stage of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 but the meanings of *guo* and *qi* are more concrete. The degree of their semantic bleaching can be arranged sequentially as $qi < guo < lai < qu$. Although in Modern Southern Min we nearly doesn't use the structure of "V de/bu C" (V 得/不 C), we use the contraction of composite sentence - "V e/bue C" (V 會/會 C) instead. However, the above four directional verbs ,being complements of potential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plentiful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Keywords: *Zhuzi yulei*,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Southern Min, phase complement

